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十九

宋　王溥　撰

廟隷名額

太廟署舊隷太常（官有廟令丞各一員）至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二日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十六日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按經典竊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司薦事

非稽古其太廟署望廢省本寺專奉其事許之至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勑宗正設官寔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别隷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以後諸陵廟署並隷宗正寺其宗正官屬並擇宗子為之永以薦奉園廟敦叙親親我之宗盟異姓為後至天寳十二載五月十二日太廟及諸陵署依舊隷太常寺至德二載十一月二日陵廟並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日勑諸陵廟署並隷太常寺至

大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勑諸陵廟並宜依舊宗正寺檢校

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勑孝敬皇帝神主再期之後宜祔於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徧朝六廟仍令禮官等考覈前經發揮故實具為儀制副朕意焉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於廟號義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禮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

奏稱準禮先帝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追尊神龍之初乃令升祔春秋之義國君之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叙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陽州望於東都别立義宗之廟祔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制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禮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有文王武王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寺謚孝敬為廟稱從之至

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於東都從善里新廟故來庭縣署至十八年九月八日勅緑袷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大歷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於昭穆令廟廢而主存請毁之遂瘞主於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絶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為恭皇后立廟於京城啓夏門内立

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寳三載四月勑
讓皇帝令後四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
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日則一祭
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禮同太廟夾室之儀
開成四年三月中書令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
玄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玄宗情深同氣恩起權
宜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别構廟宇以時烝嘗
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

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至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禮義理甚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祫頗疑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玄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於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祀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惟情與禮俱所未可況自建立於今九廟比章懷孝敬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

俯臨輒敢舉明特請廢草如或以臣等所見不至乖繆望下禮官詳議聞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又無子孫享獻之儀蓋親盡則既㳂久當草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固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贈奉天承運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準中書門下狀便

從廢毀沿情定禮實謂協宜制從之

儀坤廟

先天二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於儀坤廟儀坤廟在親仁里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於太廟至八月九日勑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於太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於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

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真如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合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妃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之薦就廟享祭而已今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惟應留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宮廟八月二日勑儀坤廟隷入太廟不宜更置官屬至

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於太廟其儀坤廟爲肅明觀

諸太子廟

舊制諸贈太子廟令各一人從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下錄事以下準隱陵署例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嗣雍王守禮奏勑賜臣父廟號陟岡乞隷太常寺仍請妥國相王書額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正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官供祀享

上疏曰王者祀典義存德坊猶且遠廟爲祧去壇爲墠
親盡則毀此皆爲繼體之君焉苟非斯文並從咸秩伏
見章懷太子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
立事於代而寢廟數薦獻祼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
臣實疑之令章懷太子等乃爲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
營四時享祭物須官給人必公差合樂登歌咸同列帝
夫金奏所以頌功德登歌所以颺輝光以感神祇以和
邦國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享之錫有功也若使無功

而頌無德而颺乃以姑洗為宮甤賓為羽聲含六代式類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肅雍以延祉便是舞詠非虔金石乖義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惟何臣請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有封建之典别子為祖非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嗣殞身

昭代聖人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嫄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故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敍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説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

而立其宫也竊以宫廟同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
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爲嫌豈與夫睿聖因心闡揚至化
在篤維親之祀垂永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
乎周廟魯公又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司所枉
者深所宜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絶諸
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狥利忘禮
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特
禀殊恩式創陵寢一差蘋藻而驟移檀柘豈非睦親繼

絶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修虞祀書稱咸秩禮
祀百神紛綸葳蕤可畧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
營祀守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藻亦猶
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
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
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跡不
同而君臣之恩何別此則重輕非當情禮宜均神道固
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謹按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

本服緦麻章懐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班彪云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祀皆復紛紜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編定也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廢罷竊為不可臣愚以為置之則睦族廢之則收恩睦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絶事關聖慮奏定為宜

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議稱隱太子等四廟諸祠如舊陵廟既在官不可削其府史等各請減半從之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勑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比為常豈為敦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一日赦文諸廟之主禮有遵於合祭同等則祔義亦取於旁通其

章懷節愍惠文惠宣等太子雖官為立廟比來子孫自祭或時物有闕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簡擇一寬處同為一廟應緣祭事所須及樂饌並令官供每差祭官宜準常式仍都置田廟令丞自餘所廢廟官宜停按常遂兩京記此廟地本是夔萬等六州即後為乾封縣移於永樂坊神龍初遂立為懿德太子廟其後諸太子廟比各別坊令並移就此廟號為七太子廟也

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議曰讓帝七太子廟等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

登歌一部時獻俎樽之禮同太廟二室之儀

貞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於常安坊祭令各一人四時獻薦太子家令為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備太常博士一人相禮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文敬太子廟準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停裸獻從太和二年四時享獻並停伏準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廟享既絶神主理合埋瘞從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皆

是旁觀伏詳禮經無文享祀官所設深恐非宜其兩京官吏並請勒停其屋宇請令宗正等勾當者勑旨依準其見任官至考滿日停其日又勑文敬太子廟量留令一員府史一人三衛二人餘並停

寶歴二年二月太常奏進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惠昭太子廟在懐真坊各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况玄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禋獻宜勒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以下七室同為

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此廟凡此置制皆是追崇或
徇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遥停其神主望準故事奏於
廟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請下中書省及禮部官議起
居郎劉敦儒議曰謹按禮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又曰王下祭殤五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厭謂祭嫡殤
也注云謂宗子之殤祭於奥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奥此
明幼殤而死故祭於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謂祭庶殤
也疏云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顯露之處故曰

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過此以往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當主鬯於親則高祖神堯皇帝之宗子屬則於皇帝為伯祖父雖禮文於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於宗子若置室於德宗皇帝廟内於西南隅遷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舉樂無加俎去玄酒不告利成庶合古禮若準魏晉故事即留愍懐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太孫皆於祖廟北牖西置陰室歲時祔享以至親盡今固已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

隘一室難修處奧之儀況別陰室俱爲變禮儀前享獻於事爲宜其廟請不置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宫之日已過殤年若合祼享宜同正祭臣以爲古處於奧今祭祀於廟雖不以成而列亦過殤之禮矣又或云若此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爲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宫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爲尸者今但令宫正宗屬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非蘖木之重歿有追命之榮今於皇帝爲曾叔祖非大功之親詳禮經爲

庶子而服屬已遠列於常祀實為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隱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令者子孫用蕃皆名列土因縁食禄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伸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勑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祭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為祖祔列國不祧之尊其無後之廟及正順皇后神主即請依太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禮不可黷蓋王者不享於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儀

縱有主後法不當亦請依太常所奏制享從之

開成三年二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准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宜選太常寺典禮官同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總立一堂神主異室親盡廟毁宗廟久遠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代或散在他處别置一室或尊以序列共立一堂伏惟國初太子廟各

在諸坊天寶六載赦文章懐節愍惠莊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號七太子廟應縁祭事並令官給又準大歴三年五月以靖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令懐懿太子以姪祔叔享得宜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孔儒奏伏以惠昭太子廟元和七年立　悼懐太子廟太初四年立　懐懿太子廟開成三年入惠昭太子廟　莊恪太子廟開成三年立　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廟每當

修飾至其費用極多四時奠享所司雖必豐潔三處行
事人力寔謂勞煩將欲求其便宜莫若移就一廟且令
太廟九室尚在一處太子各置廟宇禮寔非宜伏以莊
恪太子廟地寔高敞建立又新只添一間可容三室所
費益寡其利寔繁非止即安可以永逸請待修理畢擇
日備禮遷諸太子神主皆祔莊恪廟中列位次居匪失
彝倫之叙祀事同享無虧長幼之儀其廢廟瓦木極多
諸廟添修計亦合足其廢廟官等未得資者望許非時

參選臣官守儀秩職忝參詳事關禮文合當舉請勑白弘儒所奏頗為得宜令太常卿集禮官重議聞奏於是禮院奏議曰伏以列聖祖宗尚同太廟追册儲嗣不合别祠蓋以年月各殊寵恩有異歲時已久即宜改更況春秋薦享之時禮樂牲牢之用重煩人力寔近皇居今據從卑就尊㪅置年月即合移懷懿太子以下三廟就惠昭太子廟地既卑下多有浸溼非可經久莊恪太子廟地居高敞屋更寛廣若移同一廟只要增置廟室謹

詳遷就誠謂久安增其便宜移廟未虧於典故令列次增室祔禮尊崇庶酌中之道可行申奠之儀不失巨典官寮等集議請依弘儒所奏事誠允當寔舉舊章奉勑宜依

公主廟

貞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册故唐安公主為韓國貞穆公主故義章公主為鄭國莊穆公主後詔令所司擇地置廟祔祭之日官給牲牢禮物太常博士一人贊相

四時仲月則子孫自備其禮貞穆廟在清安里貞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追祔神主於廟莊穆廟在嘉會里貞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追祔神主於廟莊穆貞穆二主德宗皇帝愛女悼念甚特為立廟權制也

百官家廟

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坐為法司所糾太宗優容之因為立廟以愧其心廟在永樂坊東北角貞元八年修唐安寺移於寺西

開元十三年勑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許

祭二廟嫡士許祭一廟庶人祭於寢
天寶元年四月太子太師致仕蕭嵩以私廟逼近曲江
因上表請移就他處其辭曰臣嵩言昨日大將軍高力
士奉口宣俯令存問以臣私廟逼近曲江人物喧雜非
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就幽閒又憐臣田園知無力手
擬令將作與臣營造伏蒙殊渥感戴交深臣叨沐朝榮
獲崇私廟禮尊祖考祀奉烝嘗而地接勝遊域連禁御
伏以神道靜謐久議遷移豈謂理會事宜天從人願聖

情下逮宏奬曲成遂使澤及幽明慶沾存歿丘山易負
恩惠難勝今日已令下手移拆訖所令官作豈敢當之
臣爲衰老昏拙將攝十數日來加風氣發動猶尚虛腫
未堪拜伏不獲詣闕奉謝批答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
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同之須避喧雜事資改
作遂令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搆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建中宰臣楊炎不知其事又買之爲廟炎既與盧杞嚴
郢有隙因密奏曰此地有王氣是以玄宗勑蕭嵩拆已

成之廟令炎復興之必有異圖杞後贊其言上大怒既竄於崖州遂殺之

十載正月十日赦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令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

貞元三年勑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立私廟追祔曾祖

祖父三代及兄師古神主詔下太常議曰伏以師古雖是師道親兄師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令廟因師道而立即師道便合是百代不遷之宗謹按封爵令傳襲之制皆子孫以下相繼並無兄弟相繼為後之文則明師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有四品三品官兼有封爵準開元禮合持三年喪終禮祭畢後別立廟守設師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禮自承宗祀庶合禮經敕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於祔配請下詳議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以於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取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既歿榮辱並隨夫也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

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禮廢不可取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昔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祔配之議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而遂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先妃孟子卒繼室以聲

子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宫而奉之追成父志别爲公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

謹按魯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

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顔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畧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禮爲宜

寶歴二年七月十二日太禮院奏狀奉四月二十八日

勑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進狀請祔亡父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保皐神主付禮院議定聞奏者謹按禮經諸侯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據韓皐祖體先已立先祖廟主室令子孫見繼昭穆享祭皐父滉是衆子官至二品身歿後長子羣官至國子司業已别立禰廟祔滉神主入廟令子孫承襲自爲一宗皐是滉次子官雖一品身歿無升祔廟又伏準禮記云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若皐子

約官至五品清資郎合別置禰廟祔皐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禮經勑旨依奏

會昌五年二月初旨令以後百寮不得於京城內置廟如欲於坊內置者但準古禮於所居處即不失敬親之禮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韋損奏臣四代祖湊開元中於上都立政坊立廟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廟屋及樹並在今臣官階至三品合立私

廟請祔享前件廟勑旨宜依先是韋損之門吏左司員外郎楊師復以此事問於禮官太常寺主簿韋𦻏實對曰準何修之禮問答云始安靖王廟東城事亂神主不存𢇁祠來久今欲造木主升祔於禮如何答曰新造木主成便合奉迎入室當設酒脯之奠然後即安也又準禮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令韋尚書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廟緣四代祖河東節度使先立私廟太師已曾祔廟訖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

孫位卑其祠久廢今韋尚書官位三品準祠祭令各立三廟即合祭太師中丞及使君三神主便合營造廟宇以安木主今河東節度舊廟木主亡失廟宇見存其河東節度是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令祔太師以下三神主於其廟在禮無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官準式合立私廟伏準會昌五年二月一日敕百官並不得京内置廟如欲於京内置廟

者但準古禮於所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廟禮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其本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内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宫闕十年之内悉是人家私廟令若人家居第寛廣或隣里可吞併者必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偏狹隣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禜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禮頗爲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

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欲令置私廟𨚫合居處建立
廟宇即須種植松栢及白楊樹近北諸坊竊恐非便以
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園林遠坊本
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令建立則天門街側近既無
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盡得
升祔祖禰無乖禮經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
𫎇革伏請下太常禮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應得使
禮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勑宜依所奏下太常

禮院詳審制度分析奏聞者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令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於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若悉令於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令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闕禮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勑文盡勒於所居置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於官墻齊人必致於吞併臣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

餘圍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閒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準開元禮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廈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爲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間開一埳室以石爲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準開元禮及西臺禮爲定制其享獻之禮除

依古禮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令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爲定式勑旨宜依

天祐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依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

唐會要卷十九

唐會要卷二十

宋 王溥 撰

陵議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𡚁祕書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

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之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君居霸陵愴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

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云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

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並盡可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使我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於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戚也今為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也臣之

愚計以為漢之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令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前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二十七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久長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

營陵墳近者十餘歳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户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相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

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寔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令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費人功我深以此為

是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峻山孤聳迴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寔有終焉之志乃詔曰禮記云君即位而為椑莊周云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深識著之典誥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尚習流俗猶循常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墳陵今先為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峻之上足容一棺而已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為世用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

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以及祕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山陵畢陵在醴泉縣因九嵕層峯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為玄宮緣山傍岩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仞環繞二百三十步始達玄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德皇后即玄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欲依故事留棧道準舊山陵因使閻立德奏曰玄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寢宮安養供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因同山岳上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

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化者形狀而刻其官名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十體苾突厥一沴泥熟俟利苾可汗左丈衛大將軍阿史那李思摩突厥荅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稱爾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新羅樂浪郡五金貞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枝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軍于闐信烏者王龍交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麴智勇林邑王笵鎮利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河羅那順等十四人列於陵司馬北門內九嵕山之陰以旌武功及又刻石為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闕下也

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録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

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别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皇后權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

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古昔在禮經縁情為用無定依準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子姓用託靈根或有不安孫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深法别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縁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

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

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

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

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迴天睠俯覽臣

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永

安疏奏百官詳議尋有勑令準遺詔以葬之

開元十七年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

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地後追隨先

旨奏焉

天寶十三載二月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丞各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又至德九年八月六日前興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請永康興寧二陵為署勑令中書門下名禮官定其可否太常禮院奏以禮記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上文言追王王季下又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禮先公惟祀事得用故鄭玄注言追王王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王者改

葬之矣葬且猶改則其餘可知伏以景皇帝並是追尊
皆用天子之禮陵臺之號不合有殊從之
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外郎令狐峘
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
隱臣讀漢書劉向傳而見論王者山陵之禮垂之史冊
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
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
於畢陌無丘壠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

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耳宋公始為厚葬周蜃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為石槨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覩矣陛下自臨御

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底貢惟供祀事薄於己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歲豐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

競於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耶疏奏優詔從之

貞元十四年四月詔曰昭陵舊寢宫在山下置來多年曾野火燒爇摧毁略盡其宫尋移在瑶臺寺側令屬通年欲議修理緣供水稍遠百姓勞敝令欲於見住行宫處修造所冀久遠便安又為改移舊制恐在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百官同商量可否聞奏於是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議曰伏以陵園宮寢非三代之制自秦漢以來有之但相沿皆於陵旁制寢未聞去陵有遠近及步數之節在漢宣元之後諸儒韋玄成匡衡等迭建陵寢之議或興或廢亦無明徵陛下嚴恭禋祀至誠至慎俯擇羣議上參天心則葺修之理可得指事而言也竊以陵寢經界在柏城之内非遠於陵也若諸陵寢宮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則縱非太宗之寢雖遠井泉皆宜循舊不可移也如但止於柏城之内去陵遠近不一則

昭陵舊寢焚爇旣盡行宮所卜展敬多年今便於側近
循造不出栢城之内則與諸陵寢廟復何異也議者或
以太宗創業垂統功德巍巍寢宮舊規不合變易復山
上已毁之地則爲展孝就山下載安之所則爲遠陵甚
不然也何者因陵建寢當時之事也乘變改作順時之
宜也夫園塋本於安靜繕建彰於動作燎火之恐當不
安矣版築之勞斯爲勤矣將欲崇閟宇於荒廢興大役
於密邇慮非聖靈之所憑依區區財力之費曾何足計

是則曩時之創立以近爲便今日之改制以便爲宜奚必於栢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嬪也伏惟陛下虔奉祖宗盡心園寢上以追孝敬下以庇蒸黎民臣識陋學淺莫探往制馨竭所見謂宜改修太常博士韋彤奏議曰歷代禮書及國朝故事未見有不可改移之禮先王建都立邑以安人也有不便則爲之遷況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寢園頃遇焚爇遂奉仙駕久移舊宫事則因災非無故也歲月傳序神御已安就其修建可謂至順且陵

旁置寢是秦漢之法擇其高爽務取清嚴去陵遠近本無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數不同各於栢城隨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臣訪聞昭陵舊寢經久之後人行遂少林莽隱蔽徑路欹危伏以玄宫尚幽所奉宜靜今若必須仍舊土木無功不惟負戴至難亦恐喧囂太逼天道以變通則久聖人以適時為禮今陛下孝思所切營建惟新是則通於神明豈伊常情所及聖旨所示謂於瑶臺寺左側是必於昭陵栢城之内不在瑶臺寺明矣

既不越封兆而力役易從俯近井泉則膳羞愈潔規模一定垂之無窮酌其便宜誠爲允當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毁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焚爇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意亦不欲遷移由是復以山下爲定於是遣右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計料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不復創造修葺而已所緣寢陵中惟

幄牀褥一事以上並令制置上親閲焉

寶歴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前件四陵昔年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竊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禮記及歴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功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代數遠

尊卑降殺朝謁須停勅旨依奏

親謁陵自開元十七年後無親謁陵事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黄麾使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内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再拜慟絶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舍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號嗚咽百辟哀慟有頃雲出於邱陵之上俄而

彌布天地晦暝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天色開霽咸以為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親謁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孫並陪上降輦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從聖宮妃嬪大長公主以及秦趙二國太妃皆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上既入寢宮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右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

神座前拜哭奠饌設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宫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於橋陵陵在奉先縣至壖垣西闕下馬悲泣步至神午門號擗再拜悲感左右禮畢還宫詔曰黄有軒臺漢尊陵邑名教之地因心則在宜進奉先縣職望班員一同赤縣所管萬三百户以供陵寢即為永例十二日朝於定陵如橋陵之禮陵在富平縣時每發行宫將謁天尚未曉給事中劉彤疏上諫曰將事

發軫路猶曛黑紅塵四合白及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株則變在不虞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俟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誡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言然要須早朝稍晝夜漏耳十三日朝於獻陵十六日朝於昭陵陵在醴泉縣掌事者彷彿遥覲太宗玄神遊殿前及上入寢宮閒室中謦咳之音上又令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數十人如聞其抃蹈之聲十九日朝於乾陵陵在奉先縣

諸陵各取側近六鄉百姓以供養寢陵之役

公卿巡陵

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時太常卿少卿分行二事陵重人輕文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景龍二年三月右臺御史唐紹以舊制元無諸陵起居之禮惟貞觀式文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遂行

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誕日遣使往諸陵起居準諸故事元無此禮遂上表曰臣伏以既安域兆禮不祭墓所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宫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參候動止蓋非陵寢之法豈可以事上之道行之於時望停四季及忌日降誕日并節日起居陵使但準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

謚手勅答曰乾陵每歲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内使去其諸陵並依來表

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公卿巡陵初發準式其儀仗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内還具儀仗所須馬以當界府驛馬充其路以供遞車兩來載儀仗推輅三十人餘差遣並停所司别供須依常式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勅古者分命公卿巡陵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則是常不可廢闕而事有適安亦在變

通宜令太僕寺司每陵各支轜兩乘并儀仗等送之陵所貯掌既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準此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號謚稽古有則而陵寢所奉須廣彞章其建初起運二陵仍準興寧陵例置署官及陵户自今以後每歲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準諸陵例分往巡謁仍命所司準數造轜於陵署收掌以充備禮之用其建初啓運

興寧永康等四陵宜別四時及八節委所由州縣數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六載八月一日敕每年春秋二時巡謁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禮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禮郎右校署令自今以後宜停至陵所差縣官及陵官攝行事其巡陵儀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縣收掌長行用仍令博士助教習讀臨時讚相永為常式

貞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佶奏每年二月八日差公

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禮簡畧因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禮有公卿拜陵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備禮以為永式勅旨宜令所司酌禮量宜取其簡敬於是太常約用開元禮制及勅文舊例修撰五月勅旨施行所司先擇吉日公卿待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至陵所司先於陵南北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禮設公卿位於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西向

北上設奉禮位於陵官西面賛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公卿出次就位賛引諸官就位立奉禮曰再拜賛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謁者引公卿賛引引諸官出次以奉行畢退復位奉祭禮曰再拜賛者承傳在位者皆拜謁者引公卿賛引引諸官各就次以還若須洒掃及芟薙修理即隨事處分其奉禮郎與謁等應須權攝請准天寶六載八月勑所管縣及陵官博士助教等充又准開元皇帝行諸陵即設太牢之饌其公卿朝拜備奉巡

檢之禮並無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禮儀使杜黃裳奏二月公卿拜諸陵準禮太上皇昇遐準祭天地社稷其拜陵及諸享祀並合權停制曰可

長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三年正月御史臺奏應差定拜陵公卿伏請除準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後稱疾患事故者望同臨祭出齊例論罰人應拜陵公卿正衙辭

後並合當日出城迎來因循轉不遵守動經累日止宿於家受命不恭莫甚於此臣請申明舊制因事制酌宜討其道程前後辭發奏可

舊日據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茂盛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一何甚也

唐會要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楊培

唐會要卷二十一

宋 王溥 撰

緣陵禮物

舊儀注品物時新將堪供進所司先進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仍以滋味與斯物相宜者配之冬魚等凡五十六品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

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準朔望上食來月之後改復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請依獻陵故事從之

景龍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為諸陵每日奠祭乖於古禮上疏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唯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云天下有建國置都設為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

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則古禮具在文義可求景直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每月朔望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義禮相附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祭有朔望并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也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故鄭玄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註儀禮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

祭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有朔望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惟日時正享及臘為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廟正文且旁稽外傳考據禮經更無日祭惟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為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祭奏可議者亦以祭不欲數數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丞相匡衡亦

奏七廟迭毀之義帝從之又數復數改劉歆以爲禮去
事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則禰日祭
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至後漢陵寢致
祭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晉皆不祭於墓至於江右
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祭無聞臣以爲五禮者不
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國家
率由典章討論正理模事作法垂裕將來擇善而行依
經爲允其諸陵日祭請準禮停疏奏上謂侍臣曰禮官

奏言諸陵準禮不合日別進食但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乃援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卞覽此奏哀慕增懷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必若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膳以為常式

開元二年四月十五日勑頃者别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有乖儀式無益崇嚴其諸陵所有奉供鷹狗等並宜即停高宗時置三十三年四月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

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勅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四陵每年四時八節委所司別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朕纂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但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遊

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

大歴十四年九月禮儀使顔真卿奏曰按後漢禮儀志云古不祭墓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但四時特牲祠每帝幸長安諸陵乃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日及四時祠無每日上飯其親陵一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其與洛陽諸陵及親陵降殺不同之文也又春秋傳曰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

禘則終王固以親疏相推遠近爲制又祠部式獻昭乾定橋恭陵並朔望上食嵗及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唯橋陵除此日外每日供半口羊充薦是則𤣥宗之於親陵與諸陵且有異矣令請元陵除朔望及節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薦準祠部式供擬泰陵建陵則但朔望及嵗冬至寒食伏臘社日各設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七月禮儀使杜黄裳奏引故事豐陵日祭崇

陵唯朔望節日伏臘各設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按禮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祖
陵寢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臘社日各設一祭皇
考陵朔望及節祭外每日進食今豐陵各停日祭景陵
日祭如式供奉制曰可至其年五月殿中省奏尚食局
供景陵千味食數肉魚肉等品委皆肥鮮掩俎之後薰
蒸頗極令請移魚肉食於下宫以時進饗仍令尚藥局
據數以香藥代之勅脯醢猪犢肉等皆宜以香藥代其

酒依舊供用

諸僭號陵

神龍二年四月十二日贈后父故上洛郡王玄貞爲豐王廟號褒德陵置六品八品丞各一員韋庶人父也

蘇氏曰天寳九年有詔發韋氏冢而平之其時差長安縣尉薛縈先專知及見銘誌發冢日月與葬日月同舊爲陵號縈先又與專知官薛縈先名同自開及開元四十五年而兆應若是足表僭溢過分殃咎宿

成有以戒將來暴興者其中寶玉已經盜發罄矣而
柩櫬狼狽徒生嘆嗟又足以戒將來厚葬者也
三年三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品
令七品丞昊順二陵署令丞如太廟其年七月武崇訓
將葬監䕶使司農少卿趙履温諷安樂公主奏依永泰
公主例為崇訓追陵制許之給事中盧粲駁奏曰伏尋
陵之稱為本屬皇王及諸君自有國以來諸王及公主
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

以為名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魯王哀榮之典
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借比貞觀以來諸王
舊例是得豐厚乎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緣
比特為陵制不煩固執桑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
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
守禮之父雍王之墓尚不稱陵豐王則不可因尚主而
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稱之往典或考之目
前朝臣歷檢貞觀以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人君之

禮服絶於朞蓋為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襃贈之儀哀榮足備其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禄之源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範將來作則羣辟者也上無以答竟從槩奏先是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户五百人梁王三思及魯王崇訓墓各置守户六十人又韋氏襃德廟置守户至景龍三年三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謹按昊順二陵

恩勑特令依舊因隨前例守户與昭陵數同又先代帝王陵户準式二十人今雖外氏特恩亦須附近常典請準式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舊制例準得十人梁魯遂加贈不可超於本爵準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裁制請同親王墓户各置十人為限又太廟宿衞準備正兵縱令壖内掃除還以其兵應役褒德别廟户兼配軍人既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

加極禮須準太廟汙隆別置百人亦請停廢疏奏不納至景雲元年七月一日廢昊陵順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復昊順二陵太平公主所請至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廢並稱太原王墓

皇后諸陵議

大歷十三年七月將葬貞懿皇后命起陵寢於章敬寺後嘗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於是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宅於家主宅於國夫長安城陛下皇居也分

布十二辰即章敬寺北當帝城寅山之地陛下本命之
所在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
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蓋松栢常靜靈祇貴幽是以
古帝前王之葬后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夫豈不愛割
情而已令則西㑥宮闕南迫康莊事非國經義背神理
若使近而可見殁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
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寺北竟何所益空勞思想極乖
王度示之兆庶彰於愛耍之萬代損於明此非所宜二

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登臺榭候雲物晨鑾東作遐觀夏苗先皇所以因龍首之岡建望春之殿蓋為此也今若築陵其下種栢其中森然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天子之尊豈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國人其可歡心乎伏惟貞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六宮是式九族載和故得家道克昌令聞不朽陛下所以切軫旒扆久俟著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阸近臣竊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賢歿而

至靈豈願以墳之故累陛下聖明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逼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乃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所宜三也凡此數事實玷文獻天下咸知準臣獻議人皆愛死臣獨愛君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夫以帝王之貴令出惟行愜意於一時之間校德於千載之後陛下三光同耀五岳比崇方得偃武靖人登封頌聖一誤於此所傷寔多臣恐道路是

非史官襃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尚遥改卜何害避當寅之位遠寧神之居抑皇恩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天下幸甚其疏奏上感悟超加南仲五階賜銀印朱紱

元和十一年三月莊憲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李逢吉上言昊天上帝五方帝五人帝皇地祇神州社稷之祀謹按禮記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禮及開元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皆出謹按

不廢天地之祭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祭必作樂者所以降神也苟有所闕則祭不成禮伏請準元和元年二月勑用樂如舊三年之内不祭宗廟山陵祔廟後四時饗祀如式制曰可

開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韋氏追謚為宣懿太后武宗母也時初嗣位後追謚之初武宗欲啓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葬已二十餘載福陵近又修崇竊惟孝思足章嚴奉今若載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

靈不安未合先吉又以陰陽避忌實有所疑不移福陵寔合典禮從之乃詔就舊陵增築仍依舊名曰福陵
會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詔楊士端奏義安殿大行皇太后陵地準令月五日勑奉先陵準經令年太歲在巳丑季土王年不宜於先陵相城内興工動土宜於先陵封外東西北三面有地平穩處别擇置陵吉制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寺博士崔立工言伏準正月二十九日勑除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伏以莊憲皇后

合祔豐陵不別置宮殿令義安皇太后於先後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皇后祔禮不同其宮寢并諸色官員等令與詳定等同商量伏恐合議建置勑旨宜並不要置

陪陵名位

舊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凡諸陵皆致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慶鄭王元懿虢王元鳳節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鄧王元裕魯王元夔霍王元軌江王元祥密王元曉并州總管張綸滎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楷譚國公邱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劉德茂刑部尚書沈叔安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

人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義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曦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沖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玄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社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權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主駙馬豆懷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

諶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
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長男倩中書令崔敦禮
英國公李靖虞國公温彦博宗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
廉梁國公房𤣥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
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户部尚書李大
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脩國子祭酒孔頴
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
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書閻文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

卿姜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魏叔王光
禄大夫姜遠秘書監岑景倩宗正卿李芝芳光禄卿房
光義并男原州别駕仲暉咸陽縣尉叔曜衛尉卿房光
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廷蘭金
州刺史盧正誼洪州刺史吴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
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覬幽州都督
長孫敞原中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李珍常
山公李倩華陽郡公李俊中山王李琚汝州别駕房漸

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𤓰夔國公弘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陜王府司馬史㩗譙芮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鴈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熟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芮國公盧欽大將軍尉遲寶琳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卬行恭大將軍賀蘭

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駙大將軍懷德公子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奈大將軍王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行阿史那步員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大將軍房先忠内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渾大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曾何道將軍元沖大將軍豆盧承

基將軍斛斯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玄將軍薛萬將軍李思玄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軍段存爽天册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金德真初長孫無忌自於昭陵封内先造墳墓至上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

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特進劉審禮部
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
侃
定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長寧公
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永壽公主并駙馬韋翽駙馬王
同皎
橋陵陪葬名氏　惠宣太子業惠莊太子撝惠文太
子範金仙公主梁國公主郎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

元陵　無陪葬

崇陵　無陪葬

豐陵　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

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貞獻太后蕭氏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章陵　無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貞陵陪葬名氏　賢妃柳氏

簡陵　無陪葬

靖陵　無陪葬

和陵　無陪葬

讓皇帝惠陵陪葬名氏　鄭王筠嗣寧王琳同安王

珣蔡國公主

貞觀八年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檝或定謀帷幄或推身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十一年十月二日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榮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

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存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泰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自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秘器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前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臣類同本之枝幹元功工宰猶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

南左右廂封量取地仍即標誌疆域擬為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許

永徽六年詔其祖父先陪獻陵子孫欲隨葬亦宜聽許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衞大將軍郭釗奏亡祖故尚父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楸松栽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許其栽種

諸陵雜録

讓皇帝惠陵　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天寶元年正月

葬
承天皇帝順陵　在京兆府咸陽縣界大歷三年四
月七日葬
殤帝無陵號　在京兆府武功縣
孝敬皇帝恭陵　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上元二年八
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將成而以
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等州
丁夫數千人過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塼瓦以擊當

作官燒營而逃遂遣司農卿韋機續成其功機始於隧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於是樽節禮物校量功程不改玄宫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齊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月六日葬

宣懿太后韋氏福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惠安太后王氏壽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元昭皇后晁氏慶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昭宗太后王氏安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恩隱太子建成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恭懿太子沿陵　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昭靜太子邈陵　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文敬太子諒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惠昭太子寧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莊恪太子永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恭安太子倚陵　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永徽三年四月進獻昭二陵令爲從五品丞爲從七品

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勑諸陵所使來往宜令所支預料所須送納陵署仍令署官檢校隨事供擬不得差百户私備支承

開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陽上令舅希瓘往樹碑上曰其須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音令中書侍郎蘇頲爲碑文頲因極言帝王及后禮無神道碑近則天皇后崇尚家代猶不敢稱碑刻爲述聖紀且事不師古動

不合法若靖陵獨建即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建上從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勑諸陵使至先立壝封内有舊墳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後不得更有埋葬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靈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見轀輬不當道指丁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言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貞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勑諸陵柏城四面合各三里

內不得葬如三里內一里外舊塋須合祔者任移他處
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閔惠莊
惠文惠靖恭昭靖九太子陵代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
除陵戶外並停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四年閏三
月二十八日勑諸陵臺令每季集宜令正衙辭見八年
七月宗正卿至祠奏永康興寧順三陵及諸太子陵並
請三百步外任人興墓從之十五年二月山陵使奏準
崇陵例當使合置副使兩員李翺官是宗卿職奉陵寢

按行陵地公事已終便請兼充副使專於陵所勾當從之

大和八年七月大雨雹定陵東郭下地裂一百三十七尺深五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啟告修塞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勑節文諸陵栢栽今後每至歲首委有司於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箇月内擇動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與設法栽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檢點據數牒報典折本户

稅錢

文德元年僖宗晏駕以左僕射平章事孔緯充山陵使祔廟畢凖故事不入廟上遣中使日赴延英合令依舊視事

唐會要卷二十一